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 ③

# 白鹦鹉的森林

安房直子 著 彭懿 译

凄美而魅幻、伤感而温馨的幻想小说经典、宛若现代版格林童话



# 白鸚鵡的森林

彭懿  
安房直子 著 译



SHIROI OUMU NO MORI

© AKIRA MINEGISHI 1973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3 by CHIKUMA SHOBO PUBLISHING Co., LTD.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③

**白鸚鵡的森林**

安房直子 著

彭 懿 译

---

责任编辑 周 晴 彭 懿

---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 
易文网: [www.ewen.com](http://www.ewen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 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24

印张 7 1/6 插页 5

字数 115,000

2004年3月第1版

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10,000

---

网址: [www.jcph.com](http://www.jcph.com)

电子邮件: [postmaster@jcph.com](mailto:postmaster@jcph.com)

---

ISBN7 - 5324 - 6020 - 7/1·2177 定价: 17.00 元

# 目 录

雪窗 / 1

白鸚鵡的森林 / 25

鶴之家 / 51

野玫瑰的帽子 / 67

线球 / 91

长长的灰裙 / 113

原野之音 / 133



## 雪窗

美代的灵魂，究竟是在哪段路上飞走的呢？

要是现在立即就往回走，

说不定能在山口上找回正在嚶嚶抽泣的美代的灵魂吧？





## 1

山脚下的村庄里,摆出了一个买杂烩<sup>①</sup>的车摊子。

突然亮起来的四方形的窗子里,映出了一个缠着头巾、脸上挂着笑容的老爹。写着“杂烩·雪窗”的布帘,在风中呼啦啦地飘扬着。

“雪窗,是店的名字吧?”

一个客人问道。

“就算是吧。”

老爹一边磨芥末,一边答道。

“噢。可还没有下雪就叫雪窗,是什么意思哪?”

“话是这么说,可是杂烩是冬天吃的东西呀。”

老爹这样说完,心想,我回答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吧?

山里的冬天来得早。

初雪的那天晚上,四野一片白茫茫的。从山口上下来一个穿着厚厚棉衣的客人,跌跌撞撞地向车摊子走来。

① 杂烩:将豆腐、魔芋以及鱼丸等水产品 and 芋头等加汤汁炖成的大杂烩。

“好冷好冷好冷！”客人叫道。随后，一边搓着双手，一边点菜道：

“请给我上一份那个三角形的在咕嘟咕嘟的东西。”

“三角形的在咕嘟咕嘟的东西？”

老爹一下抬起了脸，老天，竟是一头狸！眼珠圆滚滚的，尾巴像上好的大毛笔一样蓬松。不过，这事一点都没让老爹吃惊。早就听人说过了，山里像天狗<sup>②</sup>呀、鬼呀以及额头上长一只眼的妖怪多的是，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妖怪哪！于是，老爹一本正经地问道：

“你说你要什么？”

狸朝锅里瞥了一眼，说：

“看，那个那个，就是那个三角形的！”

“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魔芋<sup>③</sup>啊！”

老爹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了，他为狸盛了一盘魔芋，又加上了好多芥末。这让狸兴奋了，哇啦哇啦地说了起来：

“杂烩店真是不错，还有‘雪窗’这个名字，真是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，我、我太、我太感动啦。”

“喜欢上了吗？”

“当然喜欢上了！漫天飞雪里，只有隐约显现出车摊子的那一线光晕。窗子里弥漫着热气，里面飞出一阵阵欢笑声……我还想再当一次‘雪窗’的客人！”

听了这番话，老爹开心透了。狸大口地吃着魔芋，问道：

---

② 天狗：日本指想像中的似人怪物。赤面，高鼻，有翼，善飞。神通广大，持羽毛团扇。

③ 魔芋：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夏天开紫褐色花。块茎可食用。



“煮杂烩的方法,很复杂吗?”

“哈哈,当然复杂啦。”

“需要多少年才能学成啊?”

“我正好学了十年。”

“十年!”

狸拼命地摇头:

“这不是比狸的寿命还要长吗?”

狸叫了起来。

从那天之后,狸每天晚上都来。而且,每次来总要追根究底地把杂烩的事问个明白。于是有一天晚上,老爹终于开口问道:

“我说,你当我的助手怎么样?”

“什么叫助手?”

“就是帮我做事。生生火,汲汲水,削削鲰鱼什么的。”

听了这话,狸乐得手舞足蹈。

“这正合了我的心愿!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事了。”

“完了,狸就麻利地钻到了车摊子的里头。就在里头,老爹拿过一双长长的筷子,把锅里的东西一个个夹起来,耐心地告诉它:

“这个,是萝卜。”

“这个,是卷心菜卷儿。”

“这个,是鱼卷。”

狸一边嗯嗯地不住点头,一边又一个个地忘掉了。

尽管是这样,狸还是干得相当卖力。它特别会洗芋头,洗得特别干净。自从狸来了之后,老爹的活儿轻松多了,而且还好像是多了一位家人似的,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在此之前,老爹一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许多年以前,妻子死了。后来,幼小的女儿又死了,女儿的名字叫美代。细雪飞舞的夜里,“呜——啊”,老爹总是会听到从遥远的天空中传来美代的哭泣声。特别是客人们全走光了,孤零零一个人的老爹熄了车摊子的灯时,更是寂寞。

自从狸来了以后,熄灯前的那一个短短的片刻,却变得欢乐起来。客人一离去,狸就会拿两个酒杯,“哐当”一声摆好,说:

“来,老爹,喝一杯吧!”

一边喝,狸还会一边讲有趣的故事给老爹听,唱歌给老爹听。老爹的心情好了起来,觉得这世间似乎大了一两圈似的。

## 2

这是发生在一个白雪皑皑的夜里的事情。

还是像往常一样,熄灯之前,“哐当”一声,狸把酒杯摆了上来。可是,就在这个时候,从外面响起了一个声音:

“请再来一盘!”

原来还剩下一位客人。

“呀,真是太对不起了。”

老爹这样一说,仔细一看,是一位女客人。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披



着一条毛毯披肩，像雪的影子一样，悄无声息地坐在那里。这个时候了，而且还是一个女人，坐在杂烩车摊子上，让人不能不多少觉得有点诡异。

“喂。”老爹招呼道。客人抬起了头，浅浅一笑，露出了两个酒窝。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。这时，老爹却怔在那里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女孩这张脸有点像美代。老爹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，心底里，却在暗暗地数着美代已经死去了多少年。

（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十六岁了。）

这么一想，再定睛望过去，毛毯披肩下面的女孩恰好是十六岁左右。

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”

老爹战战兢兢地问。

只听女孩用清脆的声音回答道：“从山口翻过来的。”

这叫老爹惊诧不已。这样的满天大雪中，要想翻过一座山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就算是一个男人，也要爬上一整天吧。

“真的吗？山对面是野泽村啊，是从那里来的吗？”

老爹又问了一遍。

“是的，我是从野泽村来的。”女孩答道。

“为什么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赶来？”

女孩浅浅一笑，说：“想吃雪窗的杂烩啊。”

“哎呀，这可太辛苦你了……”

老爹乐坏了，不禁笑逐颜开。



“这么说，你是野泽村的人了？”

女孩什么也没有回答，眯起眼睛笑了。越看，老爹越觉得她长得像美代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狸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车摊子里面。蓦地，它的直觉对它说：

（该不会是一个雪女<sup>④</sup>吧？）

这样说起来，还真的是，女孩除了脸颊上泛出一丝淡淡的桃红色之外，白极了。狸回忆起以前在山里遇到雪女的情景。

狸还是个小崽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看到一双雪白的赤脚从洞前“嗖”地一掠而过。当时它正和妈妈趴在洞里，它想也没想，就要把脑袋伸出洞外，“噓——”却被妈妈制止了。

“那是雪女的脚啊，绝对不能出去！要是被雪女抓住了，最后会把你冻僵的！”

因为被妈妈拦住了，所以狸只看到了雪女的一双脚。不知为什么，它把那个时候的那双赤脚，和面前这个女孩的这张脸联系到了一起。狸“咚咚”地敲打老爹的后背，压低声音耳语道：

“老爹，这是个雪女啊。要是被雪女抓住，会被冻僵的啊！”

可是，老爹连头也不回，只是高兴地看着女孩津津有味地吃着杂烩。吃光了杂烩，女孩站了起来。

“要回家了吗？”

老爹恋恋不舍地凝视着女孩。

④ 雪女：雪妖。日本传说中在雪夜出现的白衣女妖。

女孩说：

“我还会再来。”

“噢噢，是吗，还会再来吗？”

老爹连连点头。

“回家路上小心点，可别感冒了。再来哟！”

朝着披上毛毯披肩的女孩的背影，再来哟，再来哟，老爹不知道喊了多少遍。狸在他后头轻轻地捅了他的脊梁一下：

“老爹，那是雪女呀，喂！”

老爹转过身来，欢喜地这样说道：

“不，那是美代哟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和我女儿美代长得一模一样哟。那对酒窝，还有那眯缝眼睛的样子，另外，年龄也差不多。”

这时，老爹才突然注意到，眼前搁着一个小小的、白色的东西。咦？老爹拿起来一看，是手套，雪白雪白的，安哥拉兔毛的手套。可是却只有一只——

“哎呀，忘了东西啦！”老爹喊出了声。

“什么什么？”

狸把手套上下打量了一遍，赞不绝口地叫道：

“这不是安哥拉兔的皮吗？这可是好东西啊。”

然后，脸上现出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，这样说道：

“这么说来，那是个人啦。雪女是不戴手套的啊。那个人还会再来



的,把这么好的手套忘在这里,不会不来的。”

“是吗?”

老爹高兴地笑了,把手套塞到了怀里。

然而,等了不知道多少天,披毛毯披肩的女孩始终没有出现。

“今天又没来。”

“今天又没来。”

每天晚上,老爹都这样耷拉着脑袋嘟囔道。

十天、二十天过去了。

雪上又积了一层雪,已是冰冻三尺了。来雪窗的客人都吐着白色的雾气,说:“老爹,好冷啊!”

“是啊是啊,好冷啊。”

老爹随声附和着,却不是把客人要的萝卜和芋头弄错,就是心不在焉地把酱汤打翻在地。而且,还总是神情恍惚地眺望着远方的山。

一天晚上,老爹对狸说:

“去野泽村走一趟,怎么样?”

“什么?这冰天雪地的,怎么去?……”

“拉着车摊子,翻过这座山去噢。做生意,常常换换地方才有意思嘛。”

听了这话,狸沉着脸把头转向一边:

“老爹,你就是不说,我也明白呀。你是要去找那个孩子啊!”

老爹把手伸进了怀里。

“啊啊,那孩子的一只手很冷吧?”老爹自言自语。

“可是山里寒风刺骨啊。”

“不碍事。围上厚厚的围巾不就得了。”

“可山里什么妖怪没有啊，鬼呀，天狗呀，额头上长着一只眼的妖怪呀……”

“不碍事。我的胆子比别人大一倍。”

“是吗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跟随您一起去吧。”

狸像个忠实的仆人似的点点头。

### 3

翌日，是一个阴沉沉的雪天，老爹和狸拉着雪窗那架“嘎吱嘎吱”作响的车摊子，出发了。通往野泽村的路陡峭难行。

尽管在白天还有公共汽车与人的形迹，可是到了夜里，这一带则是一片怕人的死寂。又是雪埋山道，比想像中要难走得多，狸已经滑了三跤了。

“老爹，还、还有多远？”

车摊子后面，传来了狸那可怜巴巴的声音。

“早哪早哪，还早着哪！”

老爹慢吞吞地答道。这么说，还没有到天狗住的森林，还没翻过额头上长眼的妖怪出没的险峻的山口哪。北风呼啸，细碎的雪粒“嗖嗖”地迎风飞舞。

“把灯点起来吧！”



老爹点燃了车摊子的那盏煤油灯。顿时，小小的、四方形的光，映亮了风雪迷漫的夜路。布帘的影子，在灯光中轻轻摇晃。

狸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起来：

“啊，灯一亮，心情就变得轻松多了，仿佛来了客人似的。”

可就在这时，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：

——雪窗店家——

狸吃了一惊，耸耳细辨，唔？大概是听错了吧。可这次，又有谁在前面呼唤开了。

——雪窗店家——

老爹也止住了脚步，他想，是心理作用吧。这么昏天黑地的大山里，不可能有客人来啊！虽说这样，两人还是把车摊子停住了，向四下张望。“嗖——”突然风声大作，一个细微的声音，从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，铺天盖地地涌了过来。

——雪窗店家、雪窗店家、雪窗——店家——

“喂——”

老爹不由得大声地答应道。于是，喊声刹那间停止了。

什么人也没有。惟有一片片形状各异的树木，银装素裹地默立在那里。

“嘿，”狸不禁啧啧称奇，“老爹，这是树精在恶作剧啊！我们就假装没听见，一直往前走吧。”

嘎吱嘎吱，雪窗又动了起来。

一边拉车，老爹一边想，方才的呼唤声好像是美代的声音啊。